

對世界兵學月刊的希望

張發奎

所謂兵學，如果照近代兵學之祖克勞塞維慈所說，是有廣狹二義之分的：狹義的兵學，就是用兵理論，而廣義的兵學，却是包括戰爭所有的全部活動，也就是一般的軍事學。對兵學的主要部份——戰畧與戰術，我們固然要盡心研究，就是徵兵、武器、裝備、訓練，以及一切有關軍事的知識、技能，我們也都要加以學習和探討。

雖然理論並不是教條，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公式，而只是指導實際行動的法則和標準，術學與空談是絕對無用的，可是決不能因此而即否定知識的作用，過於重視天賦的才能和自身的經驗。我國的文化教育素來是處處落人後，軍事知識尤為不普及，一般人固不必說，就是寄身軍旅的武裝同志，也很少認真研究兵學，連在我國影響最鉅，為大家奉為圭臬的克氏著作和孫子兵法，也大都一知半解，學得一點皮毛即以為滿足。在抗戰開始以後，因為蔣委員長積極倡導，和事實上的迫切需要，大家對軍事學的興趣逐漸加濃，逐漸提高，可是現在世界上的變化很大，一切都在不斷的推陳出新，突飛猛進，就中關於兵器的發明和戰術的運用，尤其日新月異，令人驚異不置；如果我們不跟着進步，迎頭趕上去，那麼我們的抗戰，是不能如期勝利的。

戚少保的治兵語錄中曾有一段話很有意思：「兵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讀書而後得……蓋未有不習一法，不識一字，不經一事，而輒能開闢變化，運用無窮者，即有之，亦必於實陣上經歷，見聞日久乃能，否則，吾知其斷不能也……吾人童而習之，幼而學之，又須長壯之日，履名將之門，處實境之間，方知兵法為有用，方能變化兵法，以施之於行事之際……」

以前一般人都說帶兵的將領，都要足智多謀，單憑血氣之勇，是萬萬不夠的，因為只有足智多謀才能避免「糊塗戰」，不使部下毫無代價的白白犧牲；但是現在我們要整軍建軍，要我們能够保證抗戰建國的武裝力量臻於真正現代化，那末也非積極提高一般民衆，尤其其中下級軍事幹部和士兵的軍事知識和技能不可。

現在世界各國都特別注重軍事教育和科學研究，我們的敵人——日寇也是如此。但反觀我們自己，不論是軍事學校或部隊，都沒有建立起學術制度，沒有養成學術的風氣，即在學校中相當優秀的份子，一到部隊亦不免隨波逐流，很快的落伍，因此軍隊素質不能提高，士氣不易振作，團結不易堅固，戰鬥力也自然大受影響，這一點我曾在拙作「建軍

管見」中，慨乎言之。

不過戰爭是血淋淋的事實，死記一些原則，過於拘泥，不能活用，那當然不成，所以 蔣委員早已說過：「我們從事研究的時候，要定出理論，也要注重實踐，兩者之間，必須相互呼應，不能脫節，理論就是實踐的根據，實踐乃是理論的證明，必須同時注意，不可偏廢其一」，確是最切要的指示。現在我國抗戰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在這長期的浴血苦鬥中，英勇將士們以血肉換得來的寶貴經驗，實是最足為今後作戰借鏡的資料，如果能夠有系統的加以整理和論述，那是比開揚過去的兵學和介紹一般的世界軍事學術，還要來得更實際，更具體，更有裨益于抗戰。所以我特別希望世界兵學月刊也如軍訓部所出版的「軍事雜誌」一樣，能夠多方搜羅和徵求各個重要戰役檢討的文稿。

其次，我以為世界兵學月刊應格外注重武德的提倡。所謂武德，就是智、信、仁、勇、嚴，因為只有個個將士都有高尚的武德，才有革命的精神，才能建立紀律嚴明英勇善戰的國軍。要做到這一點，一方面可以多多介紹世界軍人奮勇戰鬥的史實和消息，一方面更須多多登載抗戰將士的壯烈犧牲和那種動天地泣鬼神的光榮戰績，體例可仿一般雜誌的抗戰忠烈錄，但須要更文藝化，更通俗化，使得士兵和一般民眾也可以閱讀。

最後，我要貢獻給世界兵學月刊編者的，就是選材要精審，立論要確當，寧缺毋濫，因為兵學是最切實的科學，最忌東撮西拾和高談闊論的空疏文章，而且介紹也要有系統，有計劃，並作深切的經常的研究。我相信在編者努力之下，在很多軍事專家和讀者的幫助鼓勵之下，一定能發揮它的特點，成為兵學雜誌中的後起之秀，成為全國軍人的良友。

圖與表

作戰計劃的研究和準備，其間最要緊的工作，就是要將千變萬化的敵情，加以假定和推測，加以判斷和處置，分別詳細，劃在圖上，遇有情況變化，自可按圖索驥，從容應付。總之要依據已知的一切，運用我們的智慧，來推斷各種情況，決定處置。所以主管長官無論遇到甚麼情況，祇要看了地圖，就能應付如裕，指揮若定。大家要知道：我們現在無論甚麼事，一定要用科學的方法，尤其是我們參謀，非用這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一切計劃不可。要用科學的方法辦事，就要用兩個工具：一個就是圖，一個就是表，各種很繁鎖複雜的事情，祇要那圖表記載出來，統計出來，就很簡單明瞭。

——蔣委員長用兵嘉言——